

第三届“曹奖”引发众多国内文学名家热议和思考—— 辽宁文学：从个体突破到集群效应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10月17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以下简称“曹奖”)颁奖典礼在辽阳市举行,我省有3位作家获奖。邱华栋、徐坤、潘凯雄、东西、李云雷、杨庆祥等国内名家齐聚辽阳,参加典礼、研讨。作为辽宁传统文学领域唯一一个突破省域限制的、全国性的乃至影响华语写作的文学奖项,“曹奖”一时间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焦点。不仅如此,来自国内的文学名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新东北文学”、新时代辽宁文学发展路向以及文学创作个体的突破进行了热烈讨论。辽宁文学界如何引导从个体突破到集群效应,如何以文学奖项激励、鼓励创作,辽宁的文学富矿如何变现成文字并可视化,成为切实而焦灼的话题,并蕴含着无限可能。

1

吸引关注,激励促进,“曹奖”的外溢效应将回馈辽宁文学创作

“曹奖”的前身是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设立于1997年。2020年,辽宁省作协决定与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合作,将这一面向辽宁作家的区域性文学奖项扩展为面向全国乃至华语文坛的文学大奖。10月17日,第三届“曹奖”引起文学界的热议:文学奖项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辽宁唯一一个突破省域限制的文学奖项,“曹奖”对辽宁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解读:“这次颁奖典礼特别成功,奖项奖给了当代最有创造力的一批作家,有辽宁作家津子围、海外华人作家张翎,还有其他实力派作家,如东西、李修文等,彰显了‘曹奖’的包容力量,也体现了辽宁海纳百川的大气和广阔。”他断言,辽宁文学会因为“曹奖”焕发出新的光彩,“辽宁工业题材、地域文化的写作有很多资源,我相信一个奖项能够带动很多作家去追寻文学的荣光。”

作为辽宁作协“曹奖”的合作单位,《小说选刊》每月在全国160余家重点文学期刊、报纸中遴选精品力作,能够即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认为,“曹奖”已日渐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奖项。她对“曹奖”的期待很高,“曹奖”旨在弘扬曹雪芹的文化精神,塑造一批优秀的作家队伍,打造出一批能够传世的优秀作品。”例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著名作家东西创作的短篇小说《天空划出一道白线》原刊于《人民文学》,被《小说选刊》转载后,此次获得“曹奖”短篇小说奖。

徐坤对东西在“曹奖”上的获奖感言印象深刻:“东西的获奖感言非常有趣。他说,从小读着‘四大名著’长大,成为作家之后已经获得以3位名人名字命名的奖,这次他走到了‘四大名著’的终点,来到曹雪芹的祖居获得‘曹奖’,非常高兴。”

在东西看来,奖项的价值更在于对作品的共鸣。《天空划出一道白线》讲述的是一家三口历经十年的出走与归来,巧妙地将“等待”的主题融入生活细节,揭示了生命中的牵绊与悲喜,彰显出深远的社会意义。“获奖是写作的利息,是作家的意外惊喜,作家不为获奖而写作,但是写作激励作家继续创作,也能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文学,阅读文艺作品,同时促进或激励他们走上创作道路。”东西说。

“曹奖”对华语文坛作家的吸引和激励作用,以至于吸引海内外文学评论家、作家更多地关注辽宁文学,这是省作协主席周景雷对“曹奖”的基本预期。他说:“辽宁作为文学大省,文学资源非常丰富,通过‘曹奖’产生的外溢效应回馈我们辽宁作家,既是激励,也能扩大辽宁文学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促进辽宁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2

从思想艺术储备到个体生命体验,辽宁文学具有强劲的创作实力

在辽宁诸多作家的履历上,获得过国家级大奖的作家有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向峰、孙惠芬、鲍尔吉·原野、张学昕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萨仁图娅、周建新、于晓威、刘国瑞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车培晶、王立春、薛涛等;“五个一工程”奖得主老藤等。目前来看,茅盾文学奖还未有人获得,这是一个遗憾。

2017年,多年以乡土、女性为写作对象的辽宁作家孙惠芬,推出一部全新题材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孙惠芬的转型之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力并引发热议。2019年8月,《寻找张展》从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孙惠芬成为这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入围的唯一女性作家。她笑着说:“我想,获奖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我们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

这是辽宁文学离茅盾文学奖最近的一次。值得一提的,“曹奖”尚未改版前,孙惠芬凭借名篇《歇马山庄》获奖。本次受邀出席第三届“曹奖”颁奖典礼,孙惠芬心情轻松,因为她刚刚完成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好多年都没有写作的灵感,甚至也不想写作。我觉得人生安详最好,可是我在某一天突然有了创作灵感,再也无法控制,创作就开始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做到了自己理想中期待的结果,至于能否得奖、读者怎么检验是另一回事儿。对我个人来说,源于内心的创作不会后悔。”

《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说,和孙惠芬这一代的成熟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大部分是从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大学毕业成为作家,社会经验不足,他们的创作很容易“飘”。“优秀的作家要有很好的思想艺术储备,去深入生活了解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社会发生着什么,细致观察这个时代的人。”李云雷认为,“我们的作家将来要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茅盾文学奖很注重作品的整体思想艺术水平。”

在徐坤看来,辽宁的文学创作实力较强。她肯定地说:“我们有几次跟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茅盾文学奖4年一届,全国就5个,尽管获奖难度很大,但我看好辽宁文学创作的前景。”



中国作协副主席
邱华栋



《小说选刊》主编
徐坤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辽宁作家
孙惠芬



本届“曹奖”获奖者
辽宁作家
于晓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杨庆祥

辽报制图 董昌秋

3

新东北文学的写作,是东北文艺兴盛的重要构成,应多方合力发挥“母机”作用

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获奖是一种个体突破,但辽宁文学同样需要众多个体创作形成如上世纪“东北作家群”的集群效应,彰显地域创作的鲜明个性。

在“曹奖”颁发后的交流互动环节,“新东北文学”或“新东北作家群”是与与会者探讨的话题。细究这个概念,最早要推及“新东北文学”的前身——“新东北作家群”。早在2011年,文学评论家林嵩在《渤海大学学报》上首次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并开设专栏介绍东北作家的作品。“铁西三剑客”的被发现,被聚焦无疑是将一个地方性概念推向整个学界的重要因素。

“新东北文学”并不仅仅指向“铁西三剑客”,它有更广泛的作家群体和更丰饶的文学文本。除了双雪涛、班宇、郑执、黑铁等“工二代”的后工业叙事,还有牛健哲等人专注于个人生命体验的“私小说”式的写作,显现出不同以往的锐气。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院长韩春燕看来,“新东北文学”的兴盛是与东北文艺兴盛相伴的,它也是东北文艺兴盛的重要构成,其内涵和外延相较更复杂、更广泛,无论是小品、二人转、影视剧等文艺形态,还是脱口秀、短视频等娱乐形式,都可以感受东北文艺的兴盛。

“东北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再到上世纪80年代以至今日,强大的东北作家群体从未停止过书写,黑土地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前辈们以高山仰止的作品在感召着我们。”省作协副主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于晓威说。

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认为,这次津子围获奖的长篇小说《大江河》是一部很有意思和价值的作品,题材开阔、宽广,辽宁出现越多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就越立得住。他说:“辽宁文学要形成多方合力,一是辽宁作家的培养,即使他们离开辽宁发展,要加强和辽宁作家的联系,使他们对于辽宁有认同感;二是要做好辽宁文学和作家的宣传和推广,多走出去,去北京、上海、珠三角、长三角,促进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了解;三是要充分利用文学的‘母机’作用。文学是‘母机’,是发动机、舞剧、歌剧、电影、电视剧、话剧都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之上,如何转化推广,也非常重要。”

4

历史纵深悠长,题材空间多元,工业文学尤其可作为突破口

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徐坤对“文学辽军”的看好有现实基础,对辽宁近5年出现的班宇、双雪涛及郑执等全国青年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尤为欣赏。

本次评奖中,于晓威《缓慢降速器》获“曹奖”短篇小说奖。颁奖词点评:于晓威的《缓慢降速器》以强烈的戏剧性、寓言意味以及张弛有度的故事节奏展现出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自觉和叙事魅力。在哲思化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架构中,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的辩证与未知,以及作者对生命真谛的求索与追问。

“我的作品塑造了现实中两个小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一种陌生的温暖和命运的无常,但因为两者心灵的沟通,借机打捞出人间永不丧失的某种理想。”于晓威眼中的文学,千百年来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火炬,一个地区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它代表着地区文化前进的方向,对于塑造、打造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功不可没。

邱华栋说:“辽宁作家的笔下,有大机器时代的轰鸣,有身边小人物的悲歌,有黑土地的变迁……只需躬下身去探寻,辽宁从不缺文学的土壤。”他认为,辽宁作家有很大的空间,能写出更有历史纵深度、更能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作品。他说:“辽宁当代文学丰富而发达,创作出工业、农业以及新兴科技产业等多种题材的作品,展现出一种大气、开阔和爽朗的基本气质。我们期待更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创作出更多新颖作品,为辽宁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如何讲述东北,讲述辽宁故事,周景雷认为,省作协还是以加强主题引导为主,并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例如省作协于年初推出的旨在鼓励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火车头计划”。他介绍,辽宁工业文学题材过去总以铁西为叙事空间,但伴随着企业搬迁和升级改造,在铁西之外出现了更多以高科技为附加值的高新尖企业,这不仅是企业的自我更新改造,更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这些企业里,一定会发生新的故事,作家面临着对社会化工业生产和工业社会重新认识的过程,这需要作家倾注时间和精力,深入采访和体验。“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鼓励作家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去企业挂职,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行和工人人群。”除此外,还要通过文学评论界的参与,吸引全国的评论家对辽宁工业文学作出评判分析,引导主题创作。

李云雷对辽宁的“火车头计划”深表赞同:“辽宁有悠久的工业文化,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这需要作家能够深入生活,作协也同样会为作家们提供深扎到不同领域的机会,深入了解这个精彩的时代里发生了哪些变革。”

“文学终究是一种个体化劳动,每个作家的任务只能由自己来努力作出回答,得从他体验到的生活去挖掘,这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要对作家更多关怀、关心,树立更高的创作标准。”邱华栋说。

文艺微评

WENHUA

短视频读书的新方式与新趋向

□张守志

随着短视频平台逐渐完成从娱乐型向学习型、搜索型的多元内容平台转型,短视频读书与传统阅读看似存在的诸多对立和矛盾因素也日渐弥合。从最新发布《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中不难看出,短视频读书已经成为激发大众阅读兴趣、优化阅读工具、刺激受众阅读消费的有力方式。

短视频的内容推荐机制往往能够借助算法优势,将读书类短视频按需分配,更为精准地将阅读内容与核心受众进行匹配。抖音读书类短视频超高的收藏量和评论量足以显示,这些短视频在有效触达受众的同时,也增强了阅读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在带动阅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但是,由此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也许会限制短视频受众的阅读视野。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受众虽然“身居”其中,反而可以充分利用算法机制,将短视频平台变为阅读搜索引擎和工具,实用的、精选的、有益的阅读内容与信息,便会映入眼帘,帮助受众及时便捷地搜索阅读内容,快速有效地掌握知识信息。

不仅如此,短视频读书既联通了受众的阅读场景和体验场景,又更为深入地连接社交场景和消费场景。据统计,仅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抖音电商售出图书超4亿单,读书类直播累计730万场。并且有12位茅盾文学奖作家,以及超300家出版行业入驻抖音平台。由此可见,短视频读书超强的链接效应,切实地形成了“人—书—场”有机整合的短视频阅读生态。

可以说,短视频读书有效的触达性、实用的工具性、切实的链接性,使之与传统阅读相互促进、融合并存。并且,短视频受众对优质内容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会助推读书类短视频制作趋向精品化、精深化。从而使大众爱上阅读,在分享阅读乐趣、交流阅读感受的同时,促进短视频读书“向短而精”“向微而深”,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直播助力文学破圈传播

□刘艳妮

今年春天,《人民文学》与《收获》分别携手“与辉同行”抖音直播,创造了文学期刊在数字信息时代的销量“神话”。这种文学借力直播营销形式,催生了文学传播的新形态,表达了文学圈的新场域,提升了大众的阅读水平与审美能力,让更多的读者热爱文学。

文学借力直播,短视频等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数字平台,拓展了传播路径与阅读空间,让文学以更加大众化、生活化、年轻化的方式灵活高效地走近读者。中国作家协会持续打造的“中国文学盛典”、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多年举办的“文学中国跨年盛典”等主题盛会都进行了直播,充分运用仪式化传播理念,将自身丰厚的文学资源与主题晚会、评奖活动、节日元素等结合,助力文学破圈传播;阅读、导读、书评、书单等读书类栏目纷纷借助直播推广阅读,打造文学阅读新场景,跟着直播读书成为不少人的阅读新选择;文学出版单位也纷纷开启直播营销模式,作家、编辑走进直播间跨界当主播……在直播、短视频风靡的时代,文学借助可交互的数字技术,将传统内容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把更多的读者拉进文学现场,激发读者对文学的潜在阅读兴趣。

在具体的直播情境中,读者以音视频连线、弹幕、评论、点赞、打赏等互动方式,与作家“面对面”交流,实时分享阅读心得,表达情感认同,拓展了作家、作品、读者之间和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空间,共同汲取文学带来的精神滋养。

直播赋能文学传播与阅读推广,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提高大众对文学的关注度,更好地引导大众在阅读中品味文学人生。新的媒介技术促进文学传播机制的创新,深刻影响了文学出版、数字阅读、网络直播等文化产业的运作路径。

数字阅读:新时代的阅读革命

□狄秋月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阅读成为当下阅读的主要方式。

数字阅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便捷与海量。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海量的阅读资源,不再受地点与时间的限制;再如个性化与体验性,通过大数据算法,系统能够“量身定制”,为读者推荐符合其兴趣和需求的内容。利用数字技术,还可以实现交互式阅读、多媒体融合等,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如何让数字阅读更好地“为我所用”?笔者有三个建议:一是优质内容与渠道缺一不可,去伪存真。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要学会理性分析和判断,挖掘信息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不陷入“标题党”的陷阱。同时,也要选取优质的信息源,注重渠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二是“热点”与“经典”互为补充,互通有无。读者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被网络热点裹挟,同时,也要回归经典,从经典中汲取力量,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既关注热点,又学习经典。

三是“读屏”与“读书”有机结合,各取所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80.3%。在“大阅读”时代,应当顺应阅读方式的变化,将读屏与读书有机结合,因势利导、各取所需。“忙时读屏,闲时读书”,既是一个好的建议,又符合当下很多读者的阅读状态。

科技驱动数字阅读不断走向新形态,但不论明天的阅读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开卷有益”不会改变。